

主 編 卞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三〇

綫裝書局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霽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呂奎可大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
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
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
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文

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

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

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
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
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
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
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
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
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
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
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
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
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
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
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
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
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
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
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
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劇切過關輒頽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
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
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
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
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
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

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
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
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
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
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
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
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
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
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

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

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叅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况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

以歲事之不易極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
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
以吉服請見則塋尚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
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
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
甚陋言甚訥使胷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况
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
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劓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
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
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

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
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
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
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
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
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
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叅
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
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
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

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堅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韙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恠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

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
間風俗污壞上隳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
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
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狃於舊聞不復知有
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
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是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
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
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
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

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